

# 霍桑探案丛刊

# 霍桑探案丛刊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難解的問題，却又不易出口。

霍桑先問道：「什麼事，你可是聽的隔壁戲？」

銀林答道：「正是。奇怪得很。有一個女子聲音，問答了一句，忽而有一種極猛烈的震動聽音，彷彿那聽筒突然脫手，觸在牆壁或地板上面，接着，便隱隱有一種雜亂的脚步聲音，又有女子的呼救聲；末後咯的一聲，那電話便掛斷了。——你道奇怪不奇怪？」

霍桑把烟尾丟了，從椅子仰起身來，莊容答道：「據這些聲音推測，分明有一個女子，正要打電話報告，却被什麼人從中用暴力阻斷。但瞧末後那聽筒突然掛上，再沒有說話，可見那打電話的女子，已經於屈服。對不對！——現在你不是已查明了那打電話的號數麼？你且在那號數簿上查一查，究竟是什麼樣人？」

汪銀林連連點頭，似表示贊同霍桑的推測。他急忙把電話號簿取過，翻到了五一六七三號。他忽大聲道：「唉，正是姓沈……大沽路吉慶里，三弄二十七號，沈蘭英……」

霍桑忽接口道：「唉！沈蘭英，不就是那個中華舞臺的白玉蘭麼？」

我一聽得白玉蘭的名字，便記起伊是一個唱青衣的女伶。這幾天報上，正登着很大的廣告。伊

有一齣新排的「十三妹」將在明天晚上開演。白玉蘭年齡尙祇十六牛歲，面貌很美，登台雖還沒有好久，却已有些聲譽。

霍桑忽立起身來，也現着驚駭狀道：「這樣，你不能耽擱了。快趕去瞧一瞧才好。」

汪銀林一壁站了起來，一壁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二位有興，不如一塊兒去瞧瞧。」

其實我和霍桑二人因着這希奇的電話，早已引動了好好奇心，即使汪銀林不請，我們也要跟着同去。

(二) 空屋中

我們乘了汽車往大沽路去。天色已黑，晚風撲面，很覺涼快。不到數分鐘功夫，汽車已到了吉慶里。那吉慶里共有六弄，除了中央一條總弄以外，兩面都有側弄可通，真是四通八達。我們從接得電話趕到那裏，前後不過二十分鐘光景，料想也許還有機會，可以瞧見這一幕凶劇。我們的汽車，到總弄口時，霍桑首先跳下。

他忽指着地上說道：「這裏有汽車停過。這兩條車輪的痕跡很新。莫非他們已漏網了麼？」

汪銀林忙道：「我們且進弄去瞧。」他說着，首先引導，向第三弄裏奔去。

那裏都是兩上兩下一側廂的石庫門屋，共有八宅。我們找到了二十七號門前，不覺都呆了一呆。原來從弄中的電燈光下照見，前門上已貼着一張刻版的黃紙召租。汪銀林又用力推了一推。那門動都不動，明明在裏面門着。

，銀林作詫怪聲道：「怪事，怪事！這裏竟是空屋！」

霍桑也走前一步，俯着身子向門隙中望了一望。他忽拍着汪銀林的肩膀輕輕說道：

「且住，側廂裏面有燈光哩。你且站在這裏，讓我們繞到後門去。」

汪銀林答應了。

霍桑引着我兜到四弄裏去。他數到了二十七號的後門，先在門口瞧了一瞧，便上前輕輕推門。那門上雖裝着一把耶耳牌子的彈簧鎖，確沒有鎖着，應手而開。我向裏面一瞧，却完全黑漆漆的。霍桑先探頭向裏面傾聽，似乎沒有聲音，因重新退出。

他低聲向我道：「你去叫汪銀林過來。我們一同進去。」

我重新繞到前門去招呼汪銀林。等到我們一同回後門口，時霍桑正站在門裏面等待。他右手

中執着一支隨身的手槍，另一手執着一個電筒，似先已察驗過一回。

汪銀林低聲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霍桑答道：「這裏是竈披。但樓下幾間，已完全沒人。這門口和門口內部，有兩行進出的足印，雖是深淡不同，還可以分別得出。現在你們瞧清楚了，向靠右一邊走，不要踏亂了。」

他又板上電筒，在灶間的水泥地上照了一照。我果見門的中央和左邊，都有新鮮的男女足印。這時我忽聽得樓上有一種關窗的聲音，其勢很急。

汪銀林忙把身子一蹲，低聲道：「樓上有人哩！」

霍桑仍很鎮靜的說道：「這樣，我們應先上樓去。那樓梯在中間的後面，我來領路。」

我和汪銀林二人就跨進門口，順手將後門關上。霍桑亮着電筒，領導到樓梯脚下。

他回頭向我們道：「你們跟着我的脚印走。這梯級上也有足印，不可踏亂。」

他一級一級的用電筒一亮一隱的照着上樓。我們屏息靜氣的跟在後面。霍桑的電筒既不敢始終亮着，光力又不充足，故而除了有一條光線，暫時一亮以外，四周都被黑暗困住，不見一物。我不免有些惴惴。耳中但聽得屋外風聲呼呼，似乎先前的雷雨，還有繼續之勢，越覺得清淒可怖。汪銀



林的右手插在袋中，分明也準備着什麼兵器。我却手無寸鐵，無從戒備。好在我跟在最後，即使有什麼危險，也不致叫我先擋。

一回兒，我們躡足走上了梯頭，屋中仍無聲息。我但聽得有打牌和喧笑的聲音，從隔壁屋中透出。

霍桑到走中央一室的門口。先站了一站。他把執在右手中的手槍放入袋中，騰出手來，握着門鈕，向裏一推，順手把電筒的光線照到裏面。

我見室中也空空沒人。地板上除了許多零碎的破物和垃圾以外，有幾個尖小的足印。顯見這屋子遷空後，還沒有洒掃整理。承塵下的電燈，已經卸除，電線仍宕在空中。

汪銀林道：「那裏還有次間和廂房。會不會有人伏在裏面？」

霍桑道：「我瞧那足印有進有出，不像再會有人藏匿。但你不妨進去瞧瞧。」

汪銀林因此摸出一個較小的電筒，向次間裏走去。我仍和霍桑留在中間。霍桑把電筒的光照在地板上。一回，汪銀林回了出來，搖頭示意。

霍桑因說道：「我早料他們已脫身哩。」

汪銀林作詫異聲道：「那麼，怎麼剛才還有關窗的聲音？」

霍桑把電筒照着前面的窗口，說道：「試瞧這窗沒有拴住。剛才的聲音，一定是這窗被風力所引而自動關上的。現在我們下樓去罷。我覺得下面有許多地方，值得注意。」

汪銀林指着地板上的足印，又道：「這分明是時式平底女鞋的印子，而且是在雷雨後印上去的。但伊爲什麼在這空室中印來印去呢？」

霍桑道：「這固然還不容易回答。但下面次間和廂房中的印迹，更是奇怪。我們先去察驗一下再說。」

我們三個人重新下樓，走進了客堂，我便見次間中忽露著微光。我們進了次間，內中也空虛無物。不過廣漆的地板已經掃過，和樓上堆滿了垃圾的情景，不同。地板的一角，黏着一支洋燭，已點去了小半，却依舊亮着。側廂的壁上，電話箱還在。次間地板的中央，足印雜亂，好像是有人爭鬥過的樣子。

汪銀林也利用著電筒，說道：「唉！這裏的足印，男女都有，果真和樓上單是女子的不同。」

霍桑道：「不錯。但我瞧見客堂中只有男子的皮鞋足印，却沒有女子的足印。分明那男子經過。」

了客堂，從天井中兜進來到這側廂裏的。」

「其實進後門，從那樓梯後面的次間側門，穿到這廂房裏來，比較穿過了客堂，從天井裏繞道的近得多。」

「但這男子竟繞了一個圈子。這一點你須注意。」

汪銀林問道：「你的意思，可是說這一男一女進來時，不像是一塊兒的麼？」

霍桑點點頭道：「正是。我還覺得那男子是一個以前不會到過這屋中來的生客。」

他又走到中央足印較多的地方，把身子蹲下，又從衣袋中摸出一面放大鏡來，一手執着電筒，一手取着放大鏡，在地板上仔細察驗。這時我袖手旁觀，忽聽得汪銀林在側廂中發出驚喜聲音。

「唉！這裏有一個確證！你瞧牆壁上的擦傷痕跡，和地板上的足印，不是和我們剛才的理想合符了麼？」

霍桑仍踞伏在地上，但抬了抬頭，並不動身，似乎他正全神貫注的察驗，不願因此分心。

我走到汪銀林所指的電話箱前，果見地板上有兩個並立的女子足印，非常清晰，似乎那女子曾在天井中站過，回進來後就打電話。故而伊這裏所留的印，比別處更加明顯，牆壁上也擦去了一

塊石灰，顏色很新鮮。

汪銀林把手背在他額角上抹了一下，指着那電話聽筒的一端，說道：「這裏也有些石灰。可知這聽筒剛才果會跌落下來，並曾在牆壁上撞過一下。」

我應道：「這樣，可見霍桑先前的推測，當真已沒有疑惑了。」

霍桑忽驚呼道：「血……血……血……」

這兩個字的呼聲，竟把汪銀林和我二人吸引到了他的旁邊。

他忽揮手阻止道：「你們切莫走近！這裏的血點很多，並且還有別的東西！」

我果見地板上有斑斑圓形的血點，共有十數點，分散在多處。

汪銀林因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這裏面也許還有兇案。我的本意，却以為祇是一件綁票案罷哩。」

我暗忖：地上有血，果然更嚴重些了。但這時便下斷語，未免過早。

我問霍桑道：「你說還有什麼別的東西？」

霍桑指着一處，說道：「你瞧，這是什麼？」

我見那是一小堆玻璃碎屑，却聚成一個小小的圓形。

我脫口道：「這是一塊手表的玻璃面，已被人踏碎了。」

霍桑答道：「不錯。但我還瞧出來，這表面在踏碎時是覆着而不是仰着的。」

汪銀林插口道：「這一定是在爭毆的時候，彼此拚命相搏，故而把手表的表面打碎。現在那經過的事實，已非常明瞭哩。」

霍桑也直立了身子，把放大鏡還在袋裏，又拂了一拂褲膝上的灰塵。

他反問道：「你的意見怎樣？」

汪銀林道：「我覺得這是一件綁票案，並且曾動手扭毆，還流過血。你可贊同？」

霍桑點頭道：「這話很近。但你且說說你所見到的經過事實。」

汪銀林因道：「據我推想，有一個女子先進屋中，接着又有一個男子進來。伊因着畏怕那人，故而打電話到警廳裏去求救。可是電話剛才接通，忽被那男子上來阻奪，於是電話筒落在地上，彼此便爭扭起來，結果，也許有一人敲碎了鼻子。那時間那女子的呼救聲，和地板上的腳聲，都會間接傳進電話的聽筒。末後，那女子到底屈服，那人就掛好聽筒，挾着那女子出外，乘了汽車而去。那人臨行時匆促異常，故而連蠟燭都沒有熄滅。」

霍桑不下斷語。他一壁緩緩點頭，一壁又俯倒身子，用放大鏡細驗地板上的蠟燭。一回兒，他說道：「這支蠟燭是那女子帶進來的。燭上還留着兩個細小的指印。」

我插口道：「這女子是誰？可就是白玉蘭麼？還是別的——」

汪銀林忙應道：「當然是白玉蘭無疑。伊打電話時，自己說姓沈，便是一個明證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伊既已遷移，爲什麼又帶了蠟燭到這裏來呢？」

汪銀林縐着眉頭道：「伊也許有什麼約會，或是先決……」

霍桑忽接嘴道：「這一點雖覺奇怪，但眼前還有更切要的問題。這個到空屋裏來的女子，果真是白玉蘭麼？我們應立即往中華舞台去問問。如果伊不曾被綁，我們能和伊見面，就可以明白進來的不是伊，和伊進來有什麼目的。——銀林兄，現在我們分頭進行。你往中華舞台去探問，讓包朗去找尋那這弄裏的看守人，問問這一家究竟幾時遷出，又遷到了那裏去。」

汪銀林應道：「很好。那麼，你到那裏的呢？」

霍桑道：「我還須在這裏察驗一回，也許另有什麼發見。你如果有什麼消息，不妨就借用這個電話和我接洽。」

於是我和汪銀林二人，仍從後門裏出來，走到吉慶里口，彼此分手，汪銀林坐了汽車往中華舞台去，我也就找到弄口守屋人的門樓上去打聽。

那門樓上祇有一個四十左右的楊州婦人，就是那守屋人的妻子。據說伊的丈夫名叫王大，此刻被朋友邀出去喝酒了。伊日間恰在外面作工，但知道那遷出的二十七號一家，果真是唱戲的白玉蘭，並且就是在這一天遷的。至於遷往什麼地方，我却不知。

我因問道：「屋子遷空以後，那白玉蘭可會重新進去過沒有？」

那婦人似乎怕多閒事的樣子，搖頭答道：「我不知道。我已告訴你了。我回家的時候，已在上燈過後。」

我又道：「我知道凡遷空的屋子，總是鎖着的。這屋子可也照例下鎖！」

婦人仍不着邊際的答道：「那當然應得如此。」

「這樣，這屋子的鑰匙，勢必是你們執管的。假使有人在鎖屋以內再要進去，不是要向你們來取鑰匙的麼？」

「那也自然。不過鑰匙是我丈夫執管的，我全不知道。」



我覺得這婦人非常圓滑，竟找不出一句負責的說話。但我一時又沒法對付。

我縐着眉頭道：「好。現在你快去找你的丈夫回來。那二十七號空屋裏，已出了一件重要案子。我們要向他問話，不能耽擱。」

我便下了門樓，回到二十七號屋去。那後門仍舊虛掩着，我推開一瞧，裏面黑暗無光。我以為霍桑還在次間裏面，不料我摸到次間中時，燭光已熄，也完全沉黑。我叫了一聲霍桑，不見答應。我自疑訝，猛聽得樓板上咚的一聲，不覺暗暗吃驚，一時又不知道應留應退。

這時忽有聲音叫道：「包朗，你不用駭怕。」

我聽得那說話的是霍桑聲音，但從後面灶間裏發出，似乎他正從後門外面進來。

他又接着道：「這樓上的聲音，定是有什麼野貓從窗口裏跳了進來。」

我因答道：「霍桑，你在外面麼？」

他的電筒早已放亮，果真穿過了次間的側門，向我站立的次間中走來。

他答道：「我已往左右鄰居去問過，都說沒有聽得剛才的呼救聲和爭鬥聲。」

我道：「那左鄰正在那裏打牌，鬧得利害，當然不會聽得。」



「不錯。但右隔壁有一個老婦，正臥病在樓上，竟也沒有聽得什麼聲音。」

「這也那是樓上樓下的關係。況且上海的住戶，大半都是自顧自的，即使有什麼聲音，也不容易引旁人家注意。」

霍桑不答，但微微縐着雙眉。

他反同我道：「你探聽了些什麼？可已知道這白玉蘭新遷的地址麼？」

我因把查問的情形告訴了他。

霍桑說道：「很好。我們但須把這個守屋人王大找回，便可知道那個帶着蠟燭進這空屋的女子，究竟是不是白玉蘭。」

他又把電筒照在地板上，繼續道：「這個男子足印和女子足印，我都已照樣繪下來了。」他說時忽又俯下身子，細瞧那電筒光照亮的所在，又道：「這是什麼毛呀？」

我果見地板上有兩片羽毛，因道：「這不是雞毛帶上落下來雞毛麼？」

霍桑搖頭道：「不是雞毛。」

我又道：「那麼，定是野鴨毛了。諒必是枕頭中，或被褥中……」